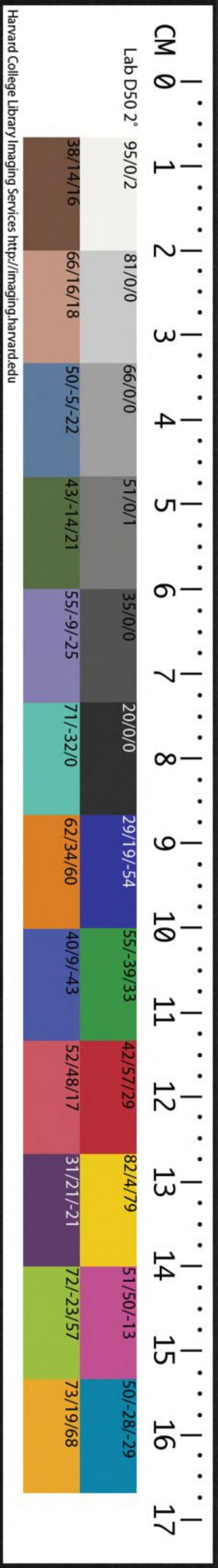


16

T434/1334(16)

CHINESE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6 1964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二十四

本卷三
見十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二十四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明後學張溥纂

大雅三

集傳說見小雅

朱子曰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平易明白。正大光明。

勿軒熊氏曰按小雅集傳云止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文王大明綿三篇國語皆以為兩君相見之樂朱子謂特舉其一端而言其實天子諸侯會朝之樂也今誦其詩則於其詠歌洋溢之中而凜然有嚴重齊莊之意猶使人有所興起况親聞

其樂者乎。皇矣追述太王王季之德業。與大明綿詩同意。生民又推本后稷所以積行累功之由。朱子疑為郊祀之後。受釐頌胙之詩。早麓詩中有享祀神勞等語。或亦受釐之樂。思齊追述太任太姒太姜之德。言文王御家。在宮之事。為詳。疑此入而燕處之樂。靈臺豈亦出而遊觀之樂乎。若棫樸言文王之德。下武有聲。皆兼言武王之。事。其樂或用之宗廟。或用之朝廷。今皆不可知。若行葦以下四篇。為受釐之辭。公劉以下三篇。為陳戒之辭。則又明白曉然者矣。惜其被之聲歌者。其音節已不復存。然善觀詩者。但玩其辭氣。亦足以識先王之雅道矣。

文王之什三之一

上

文王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四

毛詩大雅

釋文

陸曰。自此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據盛隆之時。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國之大事。故為正大雅焉。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二篇。是武王之大雅。

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箋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

疏

經五章以上皆是受命作周之事也。六章以下為因戒成王。言以殷亡為鑒。用文王

為法言文王能伐殷其法可則於後亦是受命之事故序言受命作周以總之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注云中身謂中年受命謂受殷王嗣立之命彼謂文王為諸侯受天子命也此述文王為天子故為受天命也按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維以流坤吐地符又易坤靈圖云法地之瑞黃龍中流見於雒注云法地之瑞者洛書也。以河洛所出當天地之位故託之天地以示法耳其實皆是天命故六藝論云河圖洛書皆天神言語所以教告王者也文王受命毛無明說。鴟鴞之傳謂管蔡為二子則毛意。周公無除喪攝政避居東都罪其屬黨之事其受命之年必不得與鄭同也尚書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云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

故大業未就。劉歆作三統曆考上帝王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曆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則毛意或當然矣。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為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故諸儒皆以為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馬遷以為七年而崩。故尚書周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邾。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云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明年伐大夷。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邾。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雖與書傳不次要亦七年崩。

也鄭不見古文尚書又周書遺失之文難可據信依書傳史記為說故洛誥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是鄭以文王受命為七年之事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尚書運期援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部注云周文王以戊午部二十九年受命易類謀云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注云入戊午部二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易乾鑿度云入戊午部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既言受命之年即言所為之事下乃繼以受籙應河圖易類謀亦先言伐崇然後言受赤雀丹書亦以伐崇作靈臺是文王大事由受命而然故在赤雀之上先言之也且乾鑿度云亡殷者

紂黑期火戊倉精授汝位正昌注云火戊戊午部也午為火必言火戊者木精將王火為之相戊土也又為火子又火使其子為巴塞水是明倉精絕殷之象也受命之月巳是季秋至明年乃改元故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部四十歲矣是鄭以受命元年為入戊午部三十年故改至十年而四十也又以曆校之入戊午部二十九年歲在戊午其年殷九月二十五日得甲子明年乃改元則元年歲在巳未至十三年在辛未其年正月六日得甲子譜云以曆校之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是得赤雀之命後年改元之驗也又中候雒師謀云唯王既誅崇侯虎文王在豐豐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戶是受命六年而伐崇居豐也即

云至禘谿之水。呂尚釣崖。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矣。所以言七年者。以本丹書命云。雒授金鈴。師名呂。故得命即望之。今受命六年而言望。公七年。通得命之年數之故。心是得命之後。明年改元。鄭所參校。於茲明矣。若然。鄭於金縢之末。注云。文王年十五生武王。又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年八十三矣。若文王受命七年。武王八十三。至十一年觀兵。得魚之時。武王八十七矣。至九十三而終。則通數取魚之年。乃得為七年。鄭云。文王得赤鳥。武王俯取魚。皆七年。文王以明年數。文王以其年數者。文王改元。須得歲首為之。武王未及改元。唯須正名號耳。我應說文王之戒。武王曰。我終之後。恒稱太子。河洛復告。遵朕稱王。故太誓說。武王升冊稱皇太子。得魚即云。俯取是得告之。即須改稱。故不與文王同也。如上

所說受亦雀之命。必是歲在戊午。部二十九。年矣。案乾鑿度云。曆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又曰。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注云。受洛書之命。為天子。以曆法。其年則入戊午。部二十四。年矣。歲在癸丑。其實當云。二百八十五歲。以其篇已有入戊午。部二十九。年。受籙之言。故略其殘數。整言二百八十。而不言五也。知必加五年。當戊午。部二十九。年者。依三統曆。七十六歲。為一部。二十部。為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即以甲子之日。為初部。名甲子。部一也。滿七十六歲。其後年初日。次癸卯。即以癸卯為部首。二也。從此以後。壬午為部。三也。辛酉。部四也。庚子。部五也。巳卯。部六也。戊午。部七也。丁酉。部八也。丙子。部九也。乙卯。部十也。甲午。部十一也。癸

酉部十二也、壬子部十三也、辛卯部十四也、庚午部十五也、巳酉部十六也、戊子部十七也、丁卯部十八也、丙午部十九也、乙酉部二十也、是一紀之數、終而復始、紀還、然今乾鑿度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以一紀之法、一千五百二十歲、除之、得一千八百一十五紀、餘有四百八十歲、卽是入後紀之年、其初年還歲甲寅、日甲子、以甲子癸卯壬午辛酉庚子巳卯等六部、除之餘有二十四年、卽是入戊午部二十四年、更加五年、爲二十九年、受赤雀之命、若惟太歲、卽以六十除積年、其受命之年、大歲在戊午、若欲知日之所在、乘積年爲積日、以日行一而六十除之、得日之所在、又案三統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巳未、其年前惠公之末年、歲在戊午、受命是戊午之年、下至惠公末年、又

復戊午、當三百六十年矣、而雒師謀注云、數文王受命至魯公末年三百六十五歲、又餘五年者、本唯云三百六十耳、學者多聞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因誤而加、徧校諸本、則無五字也、或以爲入戊午部二十四年、受洛書、二十九、年、受丹書、知不然者、以讖緯所言赤鳥之外、未有聞焉、明其無也、所論圖書、莫過中候、而我應及雒師謀、只言赤雀丹書、不言更有所命、易通卦驗曰、有人俟牙、倉姬演步、有鳥將顧、其意言文王得赤鳥而演易也、易類謀曰、受赤雀丹書、春秋元命苞曰、鳳皇銜丹書於文王之都、鄭言洛書卽丹書是也、且鄭云、受洛書之命、爲天子、若前命巳爲天子、後命更何所作、旣天巳使爲天子、猶尚不肯改元、便是傲慢神明、違拒天命、聖人有作、決不然也、又鄭於六藝論云、太平嘉瑞、圖書之出、

必龜龍銜負焉。黃帝堯舜周公是其正也。若禹觀河見長人，臯陶於洛見黑公，湯登堯臺見黑鳥，至武王渡河白魚躍，文王赤雀止於戶。秦穆公白雀集於車，是其變也。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此為正也。故雖不從河，謂之河圖，雖非洛，出謂之洛書。故元命苞云：鳳皇銜圖，置帝前，帝再拜受。堯坐中舟，與太尉舜臨觀，鳳皇負圖授，是不從河者也。神靈圖云：黃龍中流見於洛。注云：謂洛書不必皆龜負也。所命文王，銜丹書者，我應是類，謀謂之赤雀。元命苞謂之鳳皇，通卦驗謂之為鳥。鳥者羽蟲之大名，赤雀鳳皇之雛，神而大之，亦得稱鳳也。鄭作我應序云：文王如豐，將伐崇，受赤鳥，是當時行往豐地，未都豐也。所居有屋，故稱昌戶。從後言之，謂之文王之都。太誓云：至於王屋，譜云：周公避居東都，亦此類也。文王

世子稱武王，謂文王曰：西方有九國焉。若王其終撫諸，文王生稱王也。其稱王也，必在受命之後。元命苞云：西伯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稱王之文，在誅崇之上。易類謀云：稱王制，命示王意。乾鑿度云：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二文皆承伐崇作靈臺之下。伐崇在六年，則亦六年始稱王也。書傳稱二年伐刊，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書序云：殷始咎周。注云：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三年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拘於羑里。又曰：周人乘黎。注云：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案殷傳云：西伯得四友獻寶，免於虎口，而克者，大傳曰：得三子獻寶，紂釋文王，而出伐黎，其言既同，則黎者一也。出車說文王之勞，還師云：春日遲遲，是四年遣役，五年始反，乃勞之。當

勞訖被囚其年得釋卽以歲暮伐耆故稱五年伐耆也若五年以前既已稱王改正則反形已露紂當與之爲敵非直咎惡而已若已稱王顯然背叛雖紂之愚非實能釋也又書序周人乘黎之下云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若已稱王則愚者亦知其叛不待祖伊之明始識之也且其篇乃云西伯明時未爲王是六年稱王爲得其實故乾鑿度布王號之下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爲改此是鄭意以爲六年始王也但文王自於國內建元久矣無故更復改元是有稱王之意雖則未布行之亦是稱王之迹故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皇甫謐亦云受命元年始稱王矣正以改稱元年故疑其年稱王但考其行事必不得元年稱王耳然則六年稱王七年則崩是稱王甚晚禮記大傳注云文

王稱王早矣者以殷紂尚存故也我應云我稱非早一人固下注云我稱王非爲早欲以一人心固臣下也然則伐崇之時未稱王矣皇矣說伐崇之事而云是類是禡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未稱王而得祭天者於時天期已至崇又大敵雖未稱王已行王事也文王雖稱王改正統得行其統內六州而已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改正朔易服色謂克紂之後又復頒布使天下徧知之猶未制禮未是大定故召誥云惟二月三月注云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然則從是以後始大定矣文王之得太公無經典正文言其得之年月雖師謀注云文王既得崇侯乃得呂尚於磻溪之崖是伐崇之年得呂尚也書傳云散宜生南宮括閎夭三子

相與學訟於太公，四子遂見西伯於美里，是文王被囚之年得太公也。史記齊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則是斷虞芮之前得太公也。皇甫謐以為未受命時已得太公，群言不同，莫能齊一。案左傳稱呂伋為王舅，則武王之后太公女也。文王受命六年，武王已八十二矣，不應此時方取王室。且文王於今年得之，明年即崩，以人情準之，未應便為武王取其女也。又書傳之美太公，言其翼佐文武，身有殊勲，世祚太公以表東海，以其有大功故也。若伐崇之後方始得之，則文王於時基宇已就，太公無所宣其力，亦何功業之有乎？若武王承父舊基，大公因人成事，牧野一戰，賢聖多矣，仗鉞之勞，不足稱述，而使經傳之文褒揚若此，六年

始得，深可惑矣。齊世家云：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魚釣于周，西伯出獵，得之，或曰：太公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等知而招尚，曰：吾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焉。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司馬遷馳聘古今，良亦勤矣。尚不能知其事，周所由安能知得之年月？今雖考校未能正之，尚書帝命驗曰：自三皇以下，天命未去饗善，使一姓不再命，然則文王已受亦雀。武王又得白魚者，一姓不再命，謂子孫既衰之後，天不復重命使興耳，非謂創業之君也。文王雖天意與之，而仍未克紂，復命武王使之統一，故再受命焉。朱子辨說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文王之德，上當天心，下為天下所歸往，三分天

下而有其二，則已受命而作周矣。武王繼之，遂有天下，亦卒文王之功而已。然漢儒惑於讖緯，始有赤雀丹書之說，又謂文王因此遂稱王而改元，殊不知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衆人之心而已矣。衆人之心，是非向背，若出於一，而無一毫私意雜於其間，則是理之自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不外是矣。今天下之心，既以文王為歸矣，則天命將安往哉？書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皆謂此爾。豈必赤雀丹書而稱王改元哉？稱王改元之說，歐陽公蘇氏游氏辨之已詳。由此而論，則此序本亦得詩之大旨，而於其曲折之意，有所未盡。已論於本篇矣。華谷嚴氏曰：受命作周者，推本之詞也。造周之王業，猶康誥言肇造區夏也。天命歸於

文王，文王退然不敢當，故泰誓牧誓，猶皆不言受命。至大誥武成，乃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蓋武王既得天下之後，推本言之。中庸曰：武王未受命，武王末年方受命。文王何嘗受命乎？史遷因詩書有文王受命之語，因謂文王受命稱王，而斷虞芮之說。漢儒又雜以讖緯之說，則亦誣矣。

廬陵歐陽氏曰：孔子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殷乎？夷齊義士也，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使西伯稱王。是僭叛之國，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于人情耶？泰誓稱：十有二年，說者因為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三年，并數之耳。故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古者人君即位稱元年，西伯即位

久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于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游氏曰：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殷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觀武王於泰誓三篇，稱文王爲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爲文王，則可知矣。

新安胡氏曰：文王以大聖之德，宜王不王，說詩者乃因小序有受命之詞，又見大明云有命既集，有命自天，文王有聲，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於是直謂文王受命改元稱王，則不其誣也。殊不知二詩所言天命文王，文王

受命特不過作配作邑伐崇之事。初未嘗出乎侯伯職分之外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傳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乃新在文王也。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

箋：文王初爲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爲王，使君天下也。崩謚曰文，大

王聿來胥宇而國于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為。從而行之。

釋文

謚音示慎也。悉也。生存之行。終始悉錄之。以為謚也。

疏

言文王初為西伯在於民上也。於呼可歎美哉。其時已施行美道。有功於民。其德昭明。著見於天。言治民光大。天所加美。以此故為天所命。周自大王已來居此地。周雖是舊國。其得天命。維為新國矣。天既命文王。我有周之德。豈不光明乎。由有美德。能受天命。則

有周之德為光明矣。天之命我文王。豈為不是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與。當時天下莫若文王。則天之所命為是矣。又美文王云。文王升則以道接事于天下。則以德接治于人。常觀察天帝之意。隨其左右之宜。順其所為。從而行之。書傳引於穆清廟。乃云。於者。嘆之。是於為嘆辭也。尚書注云。於者。鳴聲。則於鳴。古今字耳。曲禮下曰。君天下曰天子。檀弓上曰。死謚。周道也。國語言周之興也。鸞鸞鳴於岐山。雖維周興之兆。而未有書文。授之王位。至文王而受天命。以諸侯國名。變而為天子國名。是其改新之也。烝民曰。天監有周。時邁曰。明昭有周。皆同也。猶左傳謂濟為有濟也。王肅云。天命之是也。言時天下莫若文王。人君在人之上。在天之下。其升降惟天人耳。故知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天則恭敬

承事以接之。人則恩禮撫養以接之。言在帝左右，明是察天動作而效之，言文王觀知天意，解在帝也。順其所為，從而行之。解左右也。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集傳賦也。於歎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帝上帝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左右旁側也。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此章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

則自今始也。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而命則新，則其命時矣。故又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有天下也。春秋傳天。王追命諸侯之詞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語意與此正相似。或疑恪亦降字之誤，理或然也。

安成劉氏曰周家受命始於文王固由文王之德所致一章二章三章則專言受命之事也周家代商始於武王亦由文王之德所致四章以下則兼言代商之事也

鄱陽董氏曰朱漢上云人之死各返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况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沒也精神在天與天為一如王在上尊瞻之辭也於昭于天嘆其德之昭明上徹于天與天同德也眉山蘇氏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如一故詩於天人之際多以陟降言之

朱子曰言文王德合乎天與天同運而無違也

慶源輔氏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正與中庸所謂洋洋乎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之意同蓋非貌說實理然也

亶亶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

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傳亶亶勉也哉載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

也不世顯德乎仕者世祿也

箋令善哉始侯君也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

用明德也其善聲聞日見稱歌無已時也乃

繇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故天下

君之。其子孫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皆百世。凡周之士。謂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重其功也。

釋文

哉。左傳作載。本又作載同。

疏

毛以爲亶亶乎勉力勤用明德不倦之文。王以勤行之故。有善聲譽。爲人所聞。可見稱歌不復已止。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子孫。於是又載行周道。致有天下。以此德澤流於後世。維文王孫之與子。皆受而行之。不問本宗支子。皆得百澤相繼。不但德及子孫。凡於周爲臣之士。豈不有顯德乎。言其皆有顯德。而亦得繼世食祿。言文王德人及朝臣。所以

常見稱識不復已止也。鄭言文王能敷陳恩惠之施。令德著于天。遂受天命。而造始周國。由此故爲天下之人君。其文王孫之與子。其本適爲天子。支庶爲諸侯。皆得百世餘同。哉與載。古字通用。中庸言栽者培之。注引上天之載。是其通也。釋詁文維。侯也。郭璞曰。互相訓。是侯得爲維也。適譬本幹。庶譬其枝。王肅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錫予人。故能載行周道。致有天下。維文王孫子受而行之。美其本支子孫。言文王之功德。其太宗與支子相承百世之道。以文王受命。創爲天子。宜爲造始周國君。其子孫故易傳也。受天之命。本由明德。其用明德。卽陳錫是也。以能敷陳恩惠之施。故得受命造周。令長世稱誦。是用明德而致令聞不已也。昭十年左傳曰。陳錫哉。周能施也。夫。故知去恩惠之賜以施予也。

宣十五年左傳亦引此詩，乃云文王所以造
 周，不是過也。是造始周國也。士者男子成
 名之大號，下至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總稱
 亦可以兼士也。傳言世祿，箋言在位者，以本
 支百世，謂繼世在位，知此亦世世在位也。文
 王之時，則其功未定，不得定之長在卿大夫
 之位。若武王以後，則大封羣臣，或為列士諸
 侯，或為王朝卿佐，維為王朝之臣，其大功亦
 得世之。故直言世世在位，而不辨其內外也。
 郊特牲及士冠禮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則
 封為國君，固當世矣。其卿大夫有大功，乃得
 世也。王制言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注云：選
 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又曰
 大夫不世爵。注云：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為天
 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又曰：諸侯
 之大夫不世爵祿也。公羊傳曰：世卿非禮，則

卿大夫正法不得世也。異義。卿大夫世，又公羊
 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事
 政犯君，故經譏尹氏齊氏崔氏也。左氏說：卿
 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為大夫，死，子得食
 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
 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爻位三為三公，二
 為卿大夫，曰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古
 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
 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論語曰：興滅國，
 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
 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
 祿，知周制世祿也。此許氏亦以卿大夫世祿
 為常。雖以世祿為常，而有大大功德，亦得世位。
 故裳裳者華，刺幽王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
 世，鄭箴膏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大功德，先王之
 命，有所不絕者，是大大功時，命則得世位也。自

虎通曰諸侯繼世者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人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有絕故也此託之陰陽之義其實諸侯以大功而封故也卿大夫本以佐君欲令非賢不可所以不世也其得世者又違常法以大功而許之耳

集傳賦也。疊疊強勉之貌。令聞善譽也。陳猶敷也。哉語辭。侯維也。本宗子也。支庶子也。

文王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若有所勉耳。其德不已。故今既沒而其令聞猶不已也。令聞不已。是以上帝敷錫于周。維文王

孫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修德。與周匹休焉。

黃氏曰。文王德澤廣及其臣士。非惟周召尚父。泰顛散宜生之徒。與周相為無窮。而其餘者亦皆世守爵祿。世竭忠誠。以輔周家之子孫。

豐城朱氏曰。上章言文王之德之神。此章以下專言德者。周公告戒成王。固欲其法先王之顯德。保上天之顯命。非但欲其求之窈冥恍惚而已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

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傳翼翼恭敬思辭也皇天楨幹也濟濟多威儀也

箋猶謀思願也周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為君

之謀事忠敬翼翼然又願天多生賢人於此

邦此邦能生之則是我周家幹事之臣

疏毛以為因上不顯亦世文反而詳之言此

世祿之臣豈不光明其德乎其為君之謀事則能翼翼然忠誠而恭敬也天以周德至盛故命多眾之士生之于我周王之國我周

王之國能生此賢人收而用之則維是我周家幹事之臣此濟濟然多威儀之眾士文王以安寧賴此臣之力思語辭不為義鄭以思為願言此世顯之臣非直謀事恭敬又推誠恕物所及弘廣乃思願皇天令多士生此王國得與我周家為幹事之臣此世顯之人謀則忠敬心則誠信故歎美之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濟濟多士還謂世顯之人與思皇多士不同也王肅云言天思周德至德故為生眾士於此周國王國能生此眾美之士維周以之為楨幹也思之為辭止在句末今句首言之不宜為辭故易傳以思為願也此思皇多士乃是世顯之人思天生之尚未知思得以否假令得之猶是後世之事文王未得賴之以寧以此知濟濟多士還是世顯之人也釋訓云濟濟容止也孫炎曰濟濟多

士之容止也。然則濟濟總為在朝之儀。曲禮下云：大夫濟濟，謂行容之貌。與此別。少儀云：朝廷之儀，濟濟翔翔，與此同矣。

集傳賦也。猶謀翼翼，勉敬也。思語辭，皇美楨榦也。濟濟多貌。此承上章而言其傳世豈

不顯乎。而其謀猷皆能勉敬如此也。美哉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足以為國之榦。而文王亦賴以為安矣。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

其傳世之顯也

慶源輔氏曰：自文王之時言之，則文王之身固以多士寧矣。自成王之時言之，則文王之

神亦以多士寧也。長樂劉氏曰：多士本由文王教化陶範而後生也。而文王之國又待多士以為焉。猶人勤於菑田，反以自養。樂於植材，反以自庇。

豐城朱氏曰：以多士而生王國，謂非天命之保佑不可。以王國而克生此多士，謂非聖化之造就不可。由天命之保佑而多士以生，由聖化之造就而王國克生，則信乎足以為周之楨榦矣。牆非榦無以立，國非人無以立。此濟濟然之多士，乃文王之所賴以安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

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傳穆穆美也緝熙光明也假固也麗數也盛德不可為眾也

箋穆穆乎文王有天子之容於美乎又能敬其光明之德堅固哉天為此命之使臣有殷之子孫干於也商之子孫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為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眾之不如德也

疏

毛以為穆穆然而美者文王也既有天子之容矣於呼美哉又能於有光明之德者而敬之其敬光明之德者而甚堅固哉言尊賢愛士心能堅固故天命之使臣有商之孫子而代殷也商之孫子其數至多不徒止於一億而已以紂為惡之故至於上帝既命文王之後維歸於周而臣服之明文王德盛之至也鄭唯以侯為君為異其敬之云學有緝熙于光明故傳連明言之假雖有別訓以言敬事有德而為天所命宜為堅固故為固也直言光明之德不言止則止為辭也大學引此詩注云敬其所以自處止緇衣亦引此注云敬其容止者彼各有所證故與此不同也此言緝熙敬止明有緝熙之德者敬之故言敬其光明之德假哉文雖下屬而理結於上故云堅固哉以億是數名故知麗為

數也。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既命文王，則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為衆，毛於上章訓侯為維，則其意如肅言也。文王所得六州而已。殷之同姓，未必有歸之者。况其子孫乎。而云不億者，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之耳。非實事也。言天既命文王之後，乃為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其貴者耳。其數既多，亦有不為君者也。九服者，大司馬大行人千里之畿外，每云又其外五百里，即侯甸男采衛要夷鎮蕃是也。此亦據在後言之。天命文王之時，服名未定也。其服名自古而有，故禹貢有甸侯綏要荒五服，臯陶謨所謂弼成五服是也。但不知夏殷服名耳。

集傳賦也。穆穆深遠之意。緝續熙明亦不已

之意止。語辭假大麗數也。不億不止於億也。

侯維也。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

此，是以天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

矣。蓋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

命集於文王，而今皆維服于周矣。

慶源輔氏曰：先生謂四章始言文王之所以聖，與夫於昭于天，不已其令聞者，止在於敬之緝續熙明不已而已。可謂深得周公之心。及文王之德也。程先生曰：母不敬，可以對越上帝。觀文王之詩，則可見矣。華谷嚴氏曰：此章述文王以敬德為受命代

商之由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皐。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傳則見天命之無常也。殷士。殷侯也。膚。美。敏。

疾也。裸。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京。大也。黼。白

與黑也。皐。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蓋。進

也。無念。念也。

箋。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殷之臣。壯美

而敏。來助周祭。其助祭。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彊。今王之進用臣。當念女祖爲之法。王。斥成王。

釋文

裸。古亂反。皐。况甫反。字林作緹。又火于反。蓋。爲之法。一本作爲之法度。

疏

毛以爲商之子孫既衆多。今維乃服臣于周。則見天命之無常也。故殷之諸臣多士

皆有美壯之德。見時之疾。於周祭宗廟。則助其灌鬯之禮。而行之於京師。言其知命服周

之無貳心也。文王若以彊服之。則當改其衣冠。令之從已。今乃服殷冠。明其自來歸從。文

王以德服之。不以彊也。既陳文王之盛德。因舉以戒成王。言當念汝祖文王之法。修德服

衆。爲天下所歸。是進用臣之道。鄭唯上一句言爲君列在九服于周家。是天命無常。餘同。天之所爲。不可得見。以紂之惡。文王之善。致使商之孫子臣服于周。如此觀之。則見天命之無常也。大學引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箋亦引彼文也。此殷士。卽前商之孫子服周者。故知殷侯也。膚美。小雅廣訓文王肅云。殷士有美德。言其見時之疾。如早來服周也。裸者。以鬯酒灌尸也。郊特牲文云。周人尚臭者。一代之禮。文王之時。未必已然。亦可據後而言也。以裸是祭禮。當須行之。故言將行也。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注以將爲送。則此言裸將亦宜爲送。但裸是送爵。亦是行之。其言雖異。義亦同也。桓九年公羊傳曰。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

必以衆大之辭言之。冬官績人云。白與黑謂之黼。周冕無續繡之飾。則殷皐亦不以黼爲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禮器云。冕諸侯九旒。注云。以夏殷制。則殷之諸侯祭服亦九章而下。不止於黼而已。舉一章而表之耳。郊特牲及士冠禮皆云。周弁殷皐。夏收。故知皐殷冠也。彼弁周弁。此云冕者。以周自大夫以上祭服皆用冕服。故傳以冕言之。實冕而謂之弁者。周禮弁師注云。弁古冠之大號。官名弁師。職掌玉冕。故知弁是大名也。王肅亦云。殷士自殷以其美德來歸。周助祭行灌鬯之禮。然宗廟之祭。以裸爲主。於禮王正裸。而后亞裸。則裸將主人之事矣。而云助行灌者。天官小宰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裸。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言太宰贊王。小宰贊太宰。是裸將之事。有臣助之矣。此周人

尚臭。舉裸將以表祭事。見殷士助祭耳。不必專助行裸也。武成云大邦畏其力。此言不以彊者。彼美文王有威可畏耳。其實文王化人以德也。此文王之時。故殷士仍得服殷之服。若制禮之後。皆從時王之法。唯二王之後。服其故服可也。

集傳賦也。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敏疾也。裸灌鬯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京周之京師也。黼黼裳也。哻殷冠也。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時王不敢變焉。而亦

所以為戒也。王指成王也。蓋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爾祖文王也。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故殷之士助祭於周京。而服商之服也。於是呼王之蓋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

善不可不傳于後嗣。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華谷嚴氏曰。洛誥王入太室裸。謂以玉瓚酌於爵。以獻尸。尸受酒不飲。灌於地。故謂灌裸。灌古字通用。宗廟有裸。天地大神不灌。又曰黼裳。商周所同。黼裳而哻冠。則商之制也。又曰不以文王為念。則將墜厥緒。周之孫子。臣士。又將服周之服。而助祭於他人之廟矣。此章述殷士裸將之事。以為戒也。勿軒熊氏曰。此見周家忠厚之至。一代之興。雖改正朔。易服色。以示作新之政。然考之詩書。則一代之禮樂。固未嘗廢也。常服黼哻。猶用商之衣冠也。王訪于箕子。稱十有三祀。奔走臣我。監稱五祀。猶用商之紀年也。一則曰

商王士。二則曰殷多士。何嘗敢有一毫鄙夷之心。其視後世亡人之國。則絕人之祀。衣冠禮樂。能存先代之舊。亦鮮矣。此皆出於疑慮之過。而不知以公天下為心也。安成劉氏曰。呼蓋臣。告僕夫。其皆因卑達尊之義乎。慶源輔氏曰。殷士雖膚敏。而裸將于周京。天命所在。不敢違也。此盛德之事。漢唐以下。皆不及矣。劉向所述孔子之言。使人讀之。憂思慘怛。有不能堪者。蓋孔子及殷後。而向亦宗室也。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傳聿述永長言我也我長配天命而行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帝乙已上也駿大也

箋長猶常也王既述修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師衆也殷自紂父之前未

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故不亡也宜以殷王賢愚為鏡天之天命不可改易

釋文已上時掌反本作以駿音峻又音俊易可改易也下文及後不易維王同

疏毛以為既無不念汝祖文王進臣之法當述而修行其德王當云長我當為之者我

所配天命而行也又當告庶國云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言勤修德教福自歸之又陳所

以我當長配天命而行之者殷自紂父以前未喪失衆心之時其德皆能配上天之命而

行由紂不能配天命令臣民叛而歸我我宜鑒鏡于殷觀其王之賢愚以為已戒何則天

之大命不可改易鄭唯永言配命二句為異以為王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自求而歸

之者多衆之福也集傳賦也聿發語辭永長配合也命天理也師衆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其

難也。言欲念爾祖在於自修其德而又常
 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
 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又言殷未失
 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矣。今其子孫
 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
 保矣。大學傳曰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此
 之謂也。

漢書翼奉曰成王有上賢之才。因文武之業。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恐失天下。書則

曰王母若殷王紂。詩則曰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傳遏止義善虞度也。載事刑法孚信也。

箋宣徧有又也。天之命已不可改易矣。當

使子孫長行之。無終女身則止。徧明以禮義

問老成人。又度殷所以順天之事而施行之。

天之道難知也。耳不聞聲音。鼻不聞香臭。儀

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

釋文 過於葛反或作謁音同韓詩
過病也義毛音儀鄭如字

疏 毛以為天之天命既不可改易故常須戒
懼此事當垂之後世無令止於汝王之身

而已欲令後世長行之布明其善聲聞于天
下又度殷之所以順天言殷王行不順天為

天所去當度此事終始順天也因說上天所
為之事無聲音無臭味其事冥冥欲傲無由

土欲順之但近法文王之道則與天下萬國
作信言王用文王之道則皆信而順之矣

鄭唯宣昭義問為異殷王之能順天者謂
成湯與三宗耳前文以賢愚為戒而不言修

其道以不亡為配天非皆順天與此意異也
此又度其殷王之中賢聖能順天者而行之

故可福流於後與其宜鑒不同也此經云自
天自從也從又為順故言順天之事以其

說天之事故載為事以其令法文王故知
為難知而言也以知其氣故借聞名之中庸

注云無知其臭
氣者聞即知也

集傳賦也過絕宣布昭明義善也問聞通有

又通虞度載事儀象刑法孚信也言天命

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若紂之自絕于天而

布明其善譽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廢興者

而折之於天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

而度也。惟取法於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為天，又知文王之所以為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

朱子曰：武王數紂云：自絕于天，甘節之間，無過爾躬。曰：無自過絕于爾躬，如家自毀，國自伐。

禮記緇衣注曰：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信者也。

華谷嚴氏曰：七章申六章鑒殷法祖之意也。慶源輔氏曰：文王之詩七章，以一章言之，首尾只是言文王與天為一。以一篇言之，首尾亦是言文王與天為一。但首章則專說文王，末章則欲成王之法，文王耳。

文王七章章八句

集傳東萊呂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為周公所作，味其詞意，信非周公不能作也。

今按此詩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於文王，則不唯尊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爲天子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絕於商，則不唯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于周也。五章言絕商之禍，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六章言周之

子孫臣庶，當以文王爲法，而以商爲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爲監，而以文王爲法也。其於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矣。故立之樂官，而因以爲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於天下也。國語以爲兩君相見之樂，特舉其一端而言耳。然此詩之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次

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然後所以昭明而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然亦多詠歎之言。而語其所以為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修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亦勉於此而已矣。

慶源輔氏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為始終者。又可見於此。二程先生挈出此一字。以詔後學。其有功於聖學多矣。學者舍是實無以為進德之階也。

安城劉氏曰。敬者千聖傳心之法。即所謂欽也。虞書五篇言欽者十有三。言敬者七。唐虞君臣相傳相戒。固惟在於此也。故仲虺告湯亦曰。欽崇天道。尚父告武王亦曰。敬勝怠者吉。是創業垂統者。固在於此。敬而持盈守成者。尤在於此。敬也。然則成王所以念祖修德。儀刑文王之事者。誠不可以他求。亦惟法文王之敬德而已。又若召誥召公告王亦曰。曷其奈何弗敬。又曰。王敬作所。又曰。不可不敬德。又曰。王其疾敬德。又兩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又曰。肆惟王其疾敬德。其語意尤為諄復剴切也。成王之為令主也宜哉。

序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箋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

疏言文王有明德由其德當上帝故天復命武王焉此經八章毛以為從六章上五句

長子維行以上說文王有德能受天命故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是文王有明德天命之事也篤生武王以下說武王有明德天復命之故云保祐命爾燮伐大商是武王有明德復受天命之事也但說文王之德則追本其母述武王之功則兼言其佐文王則天生賢配武王則帝所降臨皆是欲崇其美故辭所汎及鄭唯以首章并言文王武王俱有明德故能伐殷與下為總目餘同聖人之德終始實同但道加於民化有廣狹文王則纔及六州武王徧被天下論其積漸之功故云日以廣人以其益大故曰大明

宋平辨說此詩言王季太任文王太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序說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

殷適使不挾四方

傳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

著見於天忱信也紂居大位而殷之正適也

挾達也

箋明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于天下其徵應

炤哲見於天謂三辰效驗天之意難信矣不

言經 卷二十四 三十三
可改易者天子也。今紂居天位，而又殷之正適，以其爲惡，乃棄絕之，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是天命無常，維德是予耳。言此者，厚美周也。

釋文

赫，呼伯反，恐也。炤，章遙反，本或作灼。

疏

箋以下言紂之政教不達四方，爲天下所棄，是武王時乃然，則此章爲總目，故并言武耳。謂三辰有效驗者，周禮春官神仕職曰：掌三辰之法。注云：日月星辰，其著位也。桓二年左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服虔云：三辰，日月星也。謂之辰者，辰時也。日以照書，月以

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民得取其時節，故謂之辰也。有效驗者，謂日月揚光，星辰順軌，風雨以時，寒暑應節，乃知君德能動上天，民皆見其徵應，所以言赫赫在上也。微子之命及左傳皆謂微子爲帝乙之元子，而紂得爲正適者，鄭注書序云：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然則以爲后，乃生受，故爲正適也。挾者，周匝之義，故爲達。周禮所謂浹日，浹卽今之匝，義同也。自古以來，無不易之代，云不可易者，以諸侯以下廢立由人，是其可改易也。至於天子之位，則非人力之所，能變改言不可改易，所以見其難，難而能改，所以美周德也。紂爲天子而復言使，明是天使之使也。教令不行，自由紂惡，而云天使之者，天將令殷滅，故生茲愚主，亦天使之也。故云天使見天人相將。

之義。

集傳賦也。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不易難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先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為殷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

以此爾。

豐城朱氏曰。天果不可信乎。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未嘗不可信也。天果可信乎。夏有昏德而商受之。商有昏德而周受之。其去就無常。又未嘗必可信也。惟天之不可信。此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為殷之正適。而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者。蓋天命未絕。則為天子。天命既絕。則為獨夫故也。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

王季。維德之行。太任有身。生此文王。

傳摯國任姓之中女也。嬪婦京大也。王季太

王之子文王之父也。大任，仲任也。身重也。

箋：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及，與也。摯，國中女。

曰：大任從殷商之畿內嫁為婦於周之京，配

王季而與之共行仁義之德，同志意也。重，謂

懷孕也。

疏：毛以為既言文王明德為天所與，故本其

所由言有摯國之中女，其氏姓曰任，從彼

殷商之畿內來嫁于周邦，既配王季為妻，曰

能盡婦道於大國，乃與王季維於仁義之德，

共之而行，所以同志意。鄭唯為婦於周京

之地為異。此言仲任，下言大任者，此本其

未嫁，故詳言其國及姓字，下言已嫁，以常稱

言之。禮，婦人從夫之謚，故頌稱太姒為文母。

大壬，非謚也。以其尊加于婦，尊而稱之。故謂

之大姜、大任、大姒，皆稱大。明皆尊而稱之。唯

武王之妻，左傳謂之邑姜，不稱大。蓋避大姜

故也。下曲禮云：生曰妻，死曰嬪。此生而言嬪

者，周禮立九嬪之官，婦人有德之稱。妻死，其

夫以美號名之，故稱嬪也。若非夫於妻，傍稱

女，婦有德，雖生亦曰嬪。故書曰：嬪于虞，亦是

生稱之也。京，大，釋詁文。王肅云：唯盡其婦道

於大國耳。述毛為說也。箋：易傳者以言於

京，是於其處所，不得漫言於太王。肅以為大

國，近不辭矣。上篇述文王受命之事，而云裸

將于京，可得以為京師。此王季時為諸侯之

子孫耳。追崇其號，得謂之王，不得即以其居

為京師也。孫毓以為京師，又不通矣。思齊曰

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此云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下章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皆周京並言明俱是地矣周是大名明京是其中小別也周本紀云大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王季未為世子而生昌矣此則從後而言至於王季故其辭若王季為君之時言也

集傳賦也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國姓也殷

商商之諸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曰嬪于京

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媯汭

嬪于虞也王季文王父也身懷孕也將言

文王之聖而追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

其父母而巳然矣

列女傳曰大任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大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宗周君子謂大任為能胎教慶源輔氏曰維德之行所謂以成德為行也只此一句足以盡王季太任之事可謂辭約而義傳也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

不回以受方國

傳回違也

箋小心翼翼恭慎貌昭明聿述懷思也方國四方來附者此言文王之有德亦由父母也

疏大任既嫁于周今有身而懷孕矣至終月而生文王維此文王既生長之後小心而

恭慎翼翼然明事上天之道述行此道思得多福其得有所違以此之故受得四方之

國來歸附之言文王有德亦由於父母以

身中復有一身故言重易曰婦孕不育是也

釋訓云翼翼恭也人度量欲其心之大謹慎欲其心之小見其終常戒懼出於性然表

記引此詩乃云有君民之德有事君之小心是也

集傳賦也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文王之德於此為盛昭明懷來回邪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

慶源輔氏曰前篇釋厥猶翼翼為勉敬此篇說小心翼翼為恭慎其義雖一而有在臣在君之不同此須是以心體之則自見其有廣狹也昭事上帝言文王之敬洞洞屬屬終日

對越上帝也如此則盛大之福自然來集而文王之敬直上直下更無回曲之時所以又能受四方來附之國也一有回曲則此心便息此理便絕天人上下皆不相管攝矣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

之陽在渭之涘

詩經

卷二十四 大明

三六

傳集就載識合配也。洽水也。渭水也。涘，厓也。

箋：天監視善惡於下，其命將有所依就。則豫

福助之。於文王生適有所識，則為之生配於

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大妣。

釋文：洽，戶夾反，一音庚合反。案馮翊有郃陽

配，字亦作配，下皆同。為于偽反。下天為亦為同。處昌慮反。

疏：鳥止謂之集，是集為依就之義，故以集為

載為識也。洽與渭連文。又水北曰陽，渭是水

名，則洽亦水也。釋丘云：涘為厓，郭璞曰：謂水

也。於文王有所識，則不過二三歲也。大

戴禮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發，

明大妣之小於文王，纔一二歲耳。若然，文王

初生已有天命之意，皇矣乃眷西顧，明是紂

惡之後，天始視文王，與此垂者，帝王之後，定

於冥兆。唐堯之受河圖，昌名已在其錄。明天

歸文王，在於久矣。但作詩之人，意各有主。皇

矣辭為沮勸，作與奪之勢，故言見紂之惡，乃

歸文王，此則美文王之聖，有賢妃之助，故言

故生疾耳。辭各有意，不得同也。

集傳賦也。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陽夏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逕此入河也。嘉婚禮也。大邦莘國也。子大姒也。將言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天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所以洽陽渭涘。當文王將婚之期，而大邦有子。

也。蓋曰非人之所能為矣。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傳嘉美也。倪磬也。言大姒之有文德也。祥善也。言賢聖之配也。言受命之宜。王基乃始於是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

箋文王聞大姒之賢則美之曰大邦有子女。

言經 卷二十四 三十九
可以爲妃。乃求昏。既使問名。還則卜之。又知
大姒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問名之後。卜
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賢
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迎太姒而更爲
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不明乎其
禮之有光輝。美之也。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
未有等制。

釋文

磬。譬譽也。造。七報反。又七道反。方言云。浮梁也。廣雅作船。音同。說文船。古造字。

一音才
早反

疏

毛以爲此篇主美文王。雖王季尚存。皆以
文王爲主。上既言天爲生配。此言大昏之

禮。故言文王既聞大姒之賢。則嘉美之曰。大
邦有子女。可求以爲昏姻。媒以行納采也。既
納采。問名。將加卜之。又益知大姒之賢。言大
邦之有子女。言尊敬之。磬作是天之妹。然言
尊重之甚也。卜而得吉。行納吉之後。言大姒
之有文德。文王則以禮定其卜吉之善祥。謂
使人納幣。則禮成昏定也。既納幣於請期之
後。文王親往迎之於渭水之傍。造其舟以爲
橋梁。敬重若此。豈不明其禮之有光輝乎。言
其明也。鄭唯文定厥祥。文一字爲異。下
箋云。既使問名。則此求昏。謂納采時也。案士
昏禮。納采。問名。同日行事。是遣納采。卽問名

也。倪字韓詩文作磬則倪磬義同也。說文云倪論也。詩云倪天之妹謂之譬喻即引此詩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與譬喻之言合。蓋如今俗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言天妹者繫之于天見尊之耳。初嫁必幼故以妹言之。易有歸妹之卦亦此意也。昏以納幣為定故知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幣由卜吉行之故昏禮謂之納徵。注云徵成也是亦為卜吉而言與此祥意協也。春秋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禮以著義而為之立名故謂之納徵。春秋君及大夫之行當指其所為之事故言納幣何休因此言春秋質也。此箋上有問名卜而得吉即納吉也。定其吉祥為納幣也。下有親迎是四禮見矣。無納采與請期者詩人之作舉其大綱非如記注能備言其事。上箋云求昏者即是納

采也。唯請期之文不見耳。既親迎明請之可知也。六禮納采納吉納徵三禮言納餘不言納者以問名請期親迎皆須復名而後可言其名既復不須以納配之。采也吉也徵也三者皆單是夫氏於女之禮故加納見行之於彼也。孫毓云昏禮不稱主人母在則命之此時文王纔十三四孺子耳。王季尚在豈得制定求昏之事如毓之言非無理矣。鄭必以文王之娶時實幼少但聖人有作動為模範此詩歌之大雅以為正法至於文王之身不復繫之父母耳。非謂其時不是父母制之也。下所言親迎造舟皆出文王之意故得後世遵之以為王者之禮。若王季使之然則是王季行王法無所美于文王也。六禮唯親迎為重。迎尚身自親之餘禮行之可知。文王雖人子時事在雅則天子法天子當親迎故異義

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左氏說王者尊無體敵之義故不親迎鄭駁之云大妣之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明矣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是鄭意以此為天子之法故引之以明天子當親迎也昏禮人倫之本禮始於正夫婦然則周有天下王業之基皆始迎於大妣矣不可不敬重之故造舟也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為梁也維舟連四舟也然則造舟者比舫於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

云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舫有多少為等差耳禮天子乃得造舟文王欲盛其昏事必極物盡禮用天子之制然後為榮王肅云造舟為梁然後可以顯著其光輝明文王之聖德於是可以王也殷時未有等制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為天子法耳故王基云自殷以前質略未有造維方特之差周公制禮因文王敬大妣重初昏行造舟遂即制之以為天子禮著尊卑之差記以為後世法是也

集傳賦也倪磬也韓詩作磬說文云倪譬也

孔氏曰如今俗語譬喻物曰磬作然也文禮

言終
卷二十四
祥吉也。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造作梁橋也。作船於水比之而加版於其上以通行者。卽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張子曰造舟爲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爲天子之禮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代大商。

傳續繼也。莘大妣國也。長子長女也。維行大任之德焉。篤厚右助燮和也。

箋天爲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故亦爲作合。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莘國之長女大妣。則配文王。維德之行。天降氣于大妣。厚生聖子武王。安而助之。又遂命之爾。使協和伐殷之事。協和伐殷之事。謂合位三五也。

釋文

右字亦作佑。

疏

毛以爲于彼周國于其京師。鄭唯於彼周京之地爲異。此莘猶上摯也。婦人所

繫國姓而已。妣是其姓，則莘是其國也。續女者言能繼行女事，故知長子長女喪服。注云：言子兼男女是也。上章述大任之事云：乃及王季維德之行。今大妣言大任之德，則亦與文王維行矣。故箋取上章爲說也。經言有命自天，而言天爲將命文王者，以此申結上章之事，有命自天，猶有命旣集也。續女維莘，言在渭之涘也。下乃言篤生武王，是述新娶之事，不得爲受命之後。故言將命文王也。以大妣之德自在於性，故本之維莘。言在父母之國，已能繼大任之德。釋詁文云：左右助也。介尚右也。轉而相訓，是右爲助也。安而助之者，使之身體康彊，國家無虞，是安之也。多生賢輔，年壽九齡，是助之也。文王之受丹書，已云降德滅殷，發誅紂，及渡盟津，白魚入舟，是又遂命之也。解和伐殷之事，言正合會。

天道於五位三所而用之。歲月日辰星三者各有位。謂之五位。星日辰在北。歲在南。月在東。居三處。故言三所。周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鼇，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顯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鼇。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韋昭云：五位，歲月日辰星也。三所，逢公所憑神也。周分野所在也。后稷所經緯也。案其文云：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歲之所在，月之所在，言五位三所，謂五物在三處。當以此五在爲三所，不得以所字充之。若必以所字充之，則周之分野不言所也。又正合。

五位則五物皆助。若三所唯數逢公，則日之與辰不助周矣。韋昭之言非也。周語唯有此言，而古曆廢滅。劉歆作三統曆以考之，頗有其次。故韋昭王肅等皆據而言焉。漢書律曆志曰：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故傳曰：歲在鶉火，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為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十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王辰辰星始見於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戊午渡于盟津，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明日巳未冬至，辰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鼃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鼃，是劉歆所考之事也。此天之五位所以得助周者，以辰星

在須女八度，日在箕七度，日月合辰斗前一度，謂在箕十度也。此三日皆在東北維，此北水木交際，又辰星所歷，建星及牽牛皆水宿。顓頊水德而王，帝嚳以木受之。今周亦木德，當受殷水，星與日辰在其位。當如帝嚳之代，顓頊是一助也。又天鼃一名玄枵，齊之分野。大姜之祖，有逢伯陵者，殷之諸侯，封之齊地。逢公之死，其神憑焉。我周出於姜姓，為外祖所佐，是二助也。歲星在張十三度，鶉火之次。周之分野，歲星所在，利以伐人，是三助也。月在房五度，房心為大辰，大辰農正而農事起，謂之農祥。后稷播殖百穀，月在農祥之星，則月亦佑周，是四助也。以於伐紂之時，有此三物助周，武王能上應天意，合而用之，故謂協和也。此五位所在星宿度數，自非用筭，無以推之。又鄭注尚書為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

日皆用殷曆。劉向五紀論載殷曆之法。唯
有氣朔而已。其推星在天。龜則無術焉。

集傳賦也。續繼也。莘國名。長子長女大妣也。
行嫁篤厚也。言既生文王。而又生武王也。右
助燮和也。言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
克續大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來
嫁于我也。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保之助之
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

雙峯饒氏曰。文王生于祖甲之三十二年。武
王後文王二十年生。是商道始微之際。二人

已生矣。

豐城朱氏曰。有大任為之母。復有大妣為之
婦。故謂之續。言女德之有繼也。既生文王於
前。又生武王於後。故謂之篤。言天命之匪解
也。其伐商也。上以順乎天。下以應
乎人。故謂之燮。言其無慚德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

臨女。無貳爾心。

傳旅衆也。如林。言衆而不為用也。矢陳興起
也。言天下之望周也。言無敢懷二心也。

箋殷盛合其兵衆。陳于商郊之牧野。而天乃

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為天子言天去紂周師
 勝也臨視也女女武王也天護視女伐紂必
 克無有疑心。

疏 毛以為殷商之兵雖盛列於牧地之野維
 欲起我而滅殷言皆無為紂用也非直敵
 人之意嚮周如此又上天之帝既臨視汝矣
 其所將之眾皆無敢有懷貳心於汝之心言
 皆一心樂戰故周所以勝也 鄭唯下三句
 為異 武成曰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周
 本紀云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拒武
 王武王使師尚父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眾
 皆無戰之心欲武王之亟入紂師皆倒戈以
 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是眾而不

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安成劉氏曰。武王誓師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又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又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觀是語也。則武王固知上帝之監臨矣。固知衆寡之不足疑矣。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傳洋洋廣也。煌煌明也。駟馬白腹曰騶。言上

周○下○殷○也○師○大○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鷹○揚○如○
鷹○之○飛○揚○也○涼○佐○也○肆○疾○也○會○甲○也○不○崇○朝○

而天下清明

箋○言○其○戰○地○寬○廣○明○不○用○權○詐○也○兵○車○鮮○明○

馬○又○強○則○暇○且○整○尚○父○呂○望○也○尊○稱○焉○鷹○鷩○

鳥○也○佐○武○王○者○為○之○上○將○肆○故○今○也○會○合○也○

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

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

至于商郊乃誓

釋文 涼本亦作諒同韓詩作亮云相也鷩之利反毋音牧本又作牧

疏 毛以為牧地之野洋洋然甚寬而廣大於此廣大之處陳檀木之兵車煌煌然皆鮮

明又駕駟騶之牡馬彭彭然皆強盛維有師尚父者是維勇略如鷹之飛揚身為大將時

佐彼武王車馬鮮強將帥勇武以此而疾往伐彼大商會值甲子之朝不終此一朝而伐

殺虐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鄭唯下二句為異言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將帥

之武故今征伐此大商會合兵眾以朝旦昧爽清明之時伐之也郭璞曰駟赤色黑鬣

也檀弓說三代乘馬各從正色而周不純赤明其有義故知白腹為上周下殷戰為二代

革易故見此義檀弓亦言戎事乘驟明非戎事不然因此武王所乘遂為一代常法夏殷不下其先代之色時王之意與少儀曰軍旅思險隱精以虞是設權必依險阻故寬廣之地不用權詐車之鮮明馬之強盛車固馬肥不慮不克則心不忽遽閑暇於事且齊整也成十六年左傳欒鍼說晉國之勇云好以衆整又曰好以暇牧誓注云好整好暇用兵之術是兵法貴閑整也此說武王之師尚父為佐則牧野之戰不用權詐矣而雒師謀說太公受兵鈐之法云踐爾兵革審權矩應詐縱謀出無孔注云踐行也矩法也當親行汝兵革審其權謀之法孔道也應敵之變詐縱已之謀所出無常道善太公知權變者兵法須知彼已當預為之備所以貴權謀故善太公能審之但武王之伐紂以至聖攻至惡敵

無戰心不假權詐故為美耳若前人德與已同力又相敵當設權以取勝何則與其自敗寧我敗人故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左氏以其不用子魚之計至于軍敗身傷所以責襄公也而公羊善之云雖文王之戰亦不是過鄭箴膏肓云刺襄公不度德不量力引考異郵云襄公大辱師敗于泓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也此是譏師敗也公羊不譏違考異郵矣是德均力同當權以取勝也其在軍之士則聽將之命不得縱舍前敵曲為小仁宣二年宋鄭戰于大棘左傳曰狂狡賂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何休以為狂狡近於古道鄭箴膏肓云狂狡臨敵拘於小仁忘在軍之禮

譏之。義合於讖。是軍士當從上命也。雖成湯伐桀，尚書云：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明軍士雖為至德之師，不可違命，縱敵也。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太師。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太誓注云：師尚父，文王於磻谿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為太師，號曰尚父，尊之。其言皆可與尚父義同。尊之為作此號，故雜師謀云：號曰師尚父是也。如世家之文，則尚本是名，號之曰望，而雜師謀云：呂尚釣厓。注云：尚名也。又曰：望公七年，尚立變名。注云：變名為望，蓋因所呼之號，遂以為名。以其道可尊尚，又取本名為號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殿，則牙又是其名字也。釋詁云：亮，介尚，右也。左右亮也。轉以相訓，是亮為佐也。亮諒義同。太誓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司馬非上卿而云上將者，周司馬主軍旅之戒命，故上將為司馬也。釋言云：爽，肆也。郭璞曰：輕爽者，好放肆。左傳云：輕者肆焉。肆為疾之義，故以肆為疾。言伐者見清明之速。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傳云：會甲，肅言甲子昧爽以述之，則傳言會甲，長續為義，謂甲子日之朝，非訓會為甲。孫毓云：經傳詁訓，未有以會為甲者，失毛旨而妄難說耳。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義異。昧爽者，明也，言其昧之而初明，晚則塵昏，且則清，故謂朝且為清明。古詩曰：清晨登隴首，是清亦古今之通語也。言會朝清明，正是會清明之朝耳。且清明與昧爽文協，故易之。

也。轉以相訓，是亮為佐也。亮諒義同。太誓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司馬非上卿而云上將者，周司馬主軍旅之戒命，故上將為司馬也。釋言云：爽，肆也。郭璞曰：輕爽者，好放肆。左傳云：輕者肆焉。肆為疾之義，故以肆為疾。言伐者見清明之速。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傳云：會甲，肅言甲子昧爽以述之，則傳言會甲，長續為義，謂甲子日之朝，非訓會為甲。孫毓云：經傳詁訓，未有以會為甲者，失毛旨而妄難說耳。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義異。昧爽者，明也，言其昧之而初明，晚則塵昏，且則清，故謂朝且為清明。古詩曰：清晨登隴首，是清亦古今之通語也。言會朝清明，正是會清明之朝耳。且清明與昧爽文協，故易之。

集傳賦也洋洋廣大之貌檀堅木宜爲車者也煌煌鮮明貌駟馬白腹曰駟彭彭強盛貌師尚父太公望爲太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涼漢書作亮佐助也肆縱兵也會朝會戰之旦也此章言武王師衆之盛將帥之賢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所以終首章之意也

廬陵彭氏曰當癸亥之夕侯天休命之前猶有如陰暄之中及甲子昧爽一戰之後民情

大悅向者昏亂穢濁之氣一洗而出之豈不快哉

安成劉氏曰天下本清而紂汨濁之故伯夷太公避之以待其清及去紂則源清而流悉清矣故武王泰誓以永清四海爲已任詩人歌之亦以會朝清明歎其撥亂反正之神速蓋知其心唯在於清四海而已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集傳名義見小旻篇一章言天命無常惟

德是與二章言王季太任之德以及文王三章言文王之德四章五章六章言文王

大妣之德以及武王。七章言武王伐紂。八章言武王克商以終。首章之意。其章以六句八句相聞。又國語以此及下篇皆為兩君相見之樂。說見上篇。

三山李氏曰。大雅之詩則謂之大明。小雅之詩則謂之小明。慶源輔氏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王。則有太任太妣。有王季太任。則有文王。有文王太妣。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君。則有太公之臣。讀大明之詩。則當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治亂廢興存亡大之機。如影響形聲之相似。皆非苟然也。又

曰此詩周公作以戒成王。前五章言周二王積德之盛。而天命之積亦非一日。有人力之所不得與者。後兩章言武王順天應人以伐紂而克之。有非得已者。成王聞之。思天命之不苟集。祖宗之於天下也非苟得。則兢兢業業以保守之。自有不能已者矣。

序。縣。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釋文 縣。彌延反。由。一本無。由字。大王也。序。舊無注。本或有注者。非。

縣。縣。瓜。瓠。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傳興也。縣縣不絕貌。瓜紹也。眈眈也。民周民也。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古公。幽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古公處幽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幽人曰。仁人

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室內曰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

箋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如眈。故謂之眈。縣縣然若將無長大時。興者喻后稷乃帝嚳之胄。封於郃。其後公劉失職。遷于幽。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縣縣然。至太王而德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興。云於沮漆。

也。古公據文王本其祖也。諸侯之臣稱君曰公。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幽時也。傳自古公處幽而下，為二章發。

釋文

漆音七，廔蒲剝反，響高辛氏帝也。王于况反，亦如字。父音甫，本亦作由，復音福。

累土於地上也。說文作覆。

疏

縣縣然不絕者，是瓜紹之廔。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歲歲相繼，恒小於本。若將無復

長大之時也。以喻后稷乃帝，學天子之胄，封為諸侯，後史遷於爾國，世世漸微。若將無復興盛之時也。至於大王其德漸盛，得其民心而初始生此王業，乃不復為微。此事在何時

乎。乃用居於沮漆二水之傍。已則然矣。居沮漆者，復用何人乎。乃是我文王之先祖。久古之公號為亶父者，於漆沮之傍，其為宅舍，纔作陶復陶穴而居之。所以然者，以其國土未大，人眾不多，未敢有其家室，故且穴復而居之。縣縣微細之辭。釋草云：廔廔，其紹廔。舍人曰：廔，名廔，小瓜也。紹繼為廔子。漢中小瓜曰廔。孫炎曰：廔，小瓜，子如廔。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廔。然則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廔。此則其種別也。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以其小如廔，故謂之廔。廔是廔之別名。故云廔廔也。言民周民者，此民自幽居周，復以周為代號。此述周國之興，故以周言之。釋訓云：由從自，此由訓為用。故自得為用也。土地人之所居，故云土居也。居在沮漆之傍，舉水以表土耳。禹貢雍州

云漆沮既從是漆沮俱為水也。或言漆沮為二水名。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有漆縣云漆水在其縣西則漆與沮別矣。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蓋沮一名洛水。孔連言之。瓜蔓近本之實繼先歲之瓜猶長子之繼父故言繼也。近本小雖繼先歲之瓜不能大如先歲之瓜猶若后稷封為諸侯雖繼帝嚳之後不能如嚳為天子。瓜之相繼者歲歲益小若將無長夫之時猶后稷之後世世益微若將無與盛之時。瓜以年年相承猶人以世世相繼故取喻焉。瓜實無長大之時。后稷之後則至太王而盛也。后稷乃帝嚳之胄是嚳為瓜而稷為瓠。自稷以下祖緝以前皆為瓠言縣縣不絕則非徒一世故箋歷陳之言至太王而德益盛舉大王以約之明以前皆是也。鄭於生民之箋以姜嫄為高辛氏之世紀而生后

稷。經云即有郃家室。周本紀云舜封棄於郃號曰后稷。是稷為帝嚳之胄封於郃也。公劉云篤公劉于豳斯館。是公劉失職遷於豳也。失職者謂失稷官之職不復得在王官也。周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矢其官而自窋于戎狄之間。韋昭云不窋失官去夏而遷于豳豳西近戎北近狄。周本紀亦云不窋末年夏氏致亂棄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然則失職遷豳自不窋始矣。言公劉遷豳者案公劉之篇說公劉避亂適豳其言甚詳不可得而改。而外傳史記皆言不窋奔於戎狄蓋不窋之時已嘗失官逃窋豳也。猶尚往來郃國未即定居於豳。公劉者不窋之孫至公劉而盡以郃民遂往居焉。故本紀又云公劉雖在戎狄間復脩后稷之業務耕種。

相地宜。百姓從而歸保焉。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是定國於豳。自公劉始也。公劉以下常居沮漆，正斷以大王而德益盛者，以下言古公亶父，故知得民心，生王業，自太王為始。周之追王，上至太王而止，亦以初基王業故也。太王之基王業，在於岐周始盛，故闕宮云：居岐之陽，實始翦商，但在岐始盛，由未遷巴得民心，故云生王業也。此沮漆謂在豳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曰：周原沮漆之間，是周地，亦有漆沮也。太王追號為王而稱公者，此本其生時之事故也。士寇禮為冠者，制字云：伯某甫，亶亦稱甫，故知字也。以周制論之，甫必是字，又為異說，或殷以亶甫為名，名當諱而得言之者，以其時質故也。中候稷起注云：亶父以字為號，則鄭意定以為字，不從或說也。莊子與呂氏春秋皆云：大王亶

殷末之制，未有周禮故也。鄭之此言，未是定說。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出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眾之通名，欲著其大數，則乃言軍耳。此正答常武六師，而不申此箋之意，是其自持疑也。又臨碩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眾，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總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是亦以此為六軍之意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為名，次以師為名。少以旅為名，師者舉中之言，然則軍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於此獨設異端。又甘誓云：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公劉箋云：郃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三軍，太誓注云：六軍之兵，東行，皆在周禮之前。鄭自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於此獨言殷末當是所注者廣，未及

改之耳

集傳興也。淠舟行貌。涇水名。烝衆楫擢于往邁行也。六師六軍也。言淠彼涇舟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周王于邁則六師之衆追而及之。蓋衆歸其德不令而從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于邁謂有所征往也如伐崇與密須及戡黎之事皆是也助祭內事也于邁外事也或外或內而人心之歸向無異焉則文王之振作綱紀之道至矣故下兩章遂言之
豐城朱氏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上章言人

傳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相質也。

箋周禮追師掌追衡筭則追亦治玉也。相視也。猶觀視也。追琢玉使成文章。喻文王為政先以心研精合於禮義然後施之。萬民視而觀之其好而樂之如覩金玉然言其政可樂也。我王謂文王也。以網罟喻為政。張之為綱。理之為紀。

釋文

相如字一云鄭息亮反

疏 毛以為上言文王之表章此又說其有文章之事言治寶物為器所以可彫琢其體以為文章者以金玉本有其質性故也以喻文王所以可脩飾其道以為聖教者由本心性有睿聖故也言文王之有聖德其文如彫琢其質如金玉以此文王教化天下故歎美之言勉勉然勤行善道不倦之我王以此聖德綱紀我四方之民善其能在民上治理天下鄭以為為申上政教可美之意言工人追琢此玉使其成文章而後用之以興文王研精此政教合於禮義其出民皆貴而愛之好而樂之如金玉之美其皆視而觀之言其政得其宜民愛之甚餘同毛以此經上下相成所追琢者即追金玉故以追為彫釋器說治器之名云玉謂之琢是玉曰琢也釋器上文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刻金不為彫言金曰

彫者以彼對文為別散可以相通也以此二句相對章是成文則相是本質故相為質也王肅云以興文王聖德其文如彫琢矣其質如金玉矣周禮天官追師職注追猶治也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傍當耳是衡笄俱首服也以玉為之而職曰追師故知追為治玉之名上言政教之美能變化惡俗故知此述政教可美之事金玉物之貴者故云其好樂之如觀金玉然言政之甚可樂也易傳者以上言作人下言綱紀皆是政教之事則此亦述政教矣聖人體自生知性與道合不當於此輒譽文三美質故易之以我王之文異於上辟王周王故詳之言謂文王也說文云綱綱紘也紀別絲也然則綱者網之大繩故盤庚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是其事也紀者別理絲縷以

喻為政有舉大綱。赦小過者。有理微細。窮根源者。

集傳興也。追，離也。金曰離，玉曰琢，相質也。勉

勉，猶言不已也。凡網罟張之為綱，理之為紀，

追之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

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矣。勉勉我王，則所以

綱紀乎四方者至矣。

朱子曰：遐不作人，只是說他鼓舞作興底事。功夫細密處，又在此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四方都在他線索內牽著都動。

棫樸五章章四句

集傳此詩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為人所歸。

後二章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

之人而人歸之。自此以下至假樂，皆不知

何人所作，疑多出於周公也。

安成劉氏曰：一章二章則言左右近臣歸向文王，三章則言六軍之衆歸向文王也。

四章言文王振作天下之人也。五章言文王綱紀天下之人也。然歸向之者，不離於

前後左右，則其振作綱紀於人者，無不至也。振作綱紀之者，至於久遠，則其歸向之

者益以衆也

序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

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釋文 麓音鹿，本亦作鹿。

疏 文王得受基業，增而廣之，以王有天下，故作此詩。歌太王王季得祿之事也。不言文

王受祖者，此祖功業後世亦蒙之，不言文王見其流及後世，言周之先祖則太王王季在

其中矣。而別言大王王季，以太王王季道德高於先君，獲福多於前世，故別起其文。見其

盛於往前，且以結受祖之文也。福言百，明祿亦其數多也。祿言干，明福亦求得之，以經有

干祿，故因取而互之。縣言文王之興，本由大

王而經有文王之事，此言受祖而經皆說祖

之得福，其言不及文王者，詩者志也。各言其

志，故辭不可同。生民周公成王之雅也。維清

執競，時邁，思文周公成王之頌也。其文皆無

周公成王之事，以其光揚祖業足為子孫之

美，故其辭不復及焉。

朱子辨說序大誤，其曰百福干祿者，尤不成文理。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傳 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濟濟，衆多也。干，求也。

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易。

箋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也。喻周邦之民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教。君子謂大王王季。以其有樂易之德。施於民。故其求祿亦得樂易。

釋文

楛音

疏毛以為視彼周國旱山之麓。其上則有榛。楛之木。濟濟然茂盛而衆多。是由陰陽和。以致山藪殖也。陰陽調和。是君之所感。木猶尚然。明民亦得其性。故樂易然之。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此人物得所而求福祿。其心樂易然。嘉民之得所也。以旱文連麓。麓為山足。

故知旱為山名。周禮地官有大林麓。中林麓。小林麓。立林衡之官。以掌之。與山虞連職。若斬木林。則受法於山虞。長木之處在山。知為山足也。周語韋昭注云。榛似栗而大。楛木名。陸機云。楛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著。上黨人織以為牛管箱器。又屈以為釵。故上黨人謂曰。問婦人欲買楛。不謂竈下自有黃土。問買釵。不謂山中自有楛。周語引此一章。乃云。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樂易于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逸。民力用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毛依此文。以為義。彼韋昭注云。王者之德。被及榛楛。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矣。用此傳為說。箋以美人君之德。當以養民為主。是必以木既茂盛。民亦豐樂。外傳引其本經。遺其興意。毛傳於

作意未盡故箋申而備之樂易謂求則得之其心喜樂簡易也

集傳興也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楛

似荆而赤濟濟衆多也豈弟樂易也君子指

文王也此亦以咏歌文王之德言旱山之

麓則榛楛濟濟然矣豈弟君子則其干祿也

豈弟矣干祿豈弟言其干祿之有道猶曰其

爭也君子云爾

華谷嚴氏曰豈弟者德盛仁熟和順充積之謂也干祿非文王之心詩人言干祿者謂在

我有以致之猶曰自求多福非有心求之也慶源輔氏曰樂易則無汲汲勞苦之意蓋優游寬裕以自盡其在我之理而已是非有意於干祿也自詩人詠歌之則以為其所以干祿之道云爾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傳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然

後錫以秬鬯圭瓚

箋瑟潔鮮貌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

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

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攸所降下也。

釋文

瑟又作瓔。秬音巨。黑黍也。黑黍米擣鬱金草取汁而煮之。和釀其酒。其氣芬香。

調暢故謂之秬鬯。勺上灼反。字或作杓。降如字。又戶江反。

疏

毛以為上言大王王季有德於民。此又言有功受賜。言王季為西伯。以有功德之故。

殷王帝乙賜之以瑟。然而潔鮮者。乃彼圭玉之瓚。而以黃金為之勺。令得流而前注。其秬鬯之酒。為金所照。又色黃而流在於其中也。此有樂易之德之君子。以有德之故。是福祿所以降下而與之。天子賜之圭瓚。即是福祿亦也。以瓚者。器名。以圭為柄。圭以玉為之。指

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為勺。而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流鬯。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定本及集注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孔叢羊容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之後。至大王王季文王。此為諸侯矣。奚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周召分陝。亦以周召之君為伯乎。毛意當如孔叢之言。以王季為東西大伯。故以九命言之也。說文云。瑟者。玉英華相帶。如瑟絃。或當然。江漢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是賜圭瓚。必以秬鬯隨之。故知黃流即秬鬯也。傳

以黃流為黃金流鬯，箋直以秬鬯為黃流者，秬黑黍，一秬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易傳者以瓚中赤而不黃，故以朱為中矣。明酒不得黃也。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央鼻寸，衡四寸。注云：射，琰出者也；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衡，橫字，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故說瓚之狀，以璋狀言之。知三璋如玉瓚者，以彼上文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更不說瓚形。明於三璋之制見之，故知同也。又春官典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為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此述大王王季

之事，故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鄭不見孔叢之書，其言帝乙之時，或當別有所據，故譜亦然。尚書西伯戡黎，在云：文王為雍州牧，故楚辭天問云：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云：文王為雍州牧，此王季為西伯，亦當為雍州牧也。大宗伯云：八命作牧，則王季唯八命，不從毛為九命也。八命所以亦得圭瓚之賜者，宗伯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然則以專征當州之內，亦當賜之。如上公，故王季為西伯，得受圭瓚也。鄭駁異義引王制云：三公一命裘，若有功，則加賜衮衣之謂與。一曰：衣服是也。鄭之意，以九命之外，別加九賜，案禮緯合文，嘉上列九賜之差，下云：四方所瞻，侯子所望，宋均注云：九賜者，乃四方所共見，公侯伯子男所希望，由

此言之。七命皆得賜。不在九命者。彼謂隨命得賜。與九命外頓加九賜別。九賜者。含文嘉云。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之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作有禮。賜之納陛。以安其體。長於教訓。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脩理。房內不滌。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勇猛勁疾。執義堅彊。賜以虎賁。以備非常。亢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以祀先祖。

集傳興也。瑟。纘密貌。玉瓚。圭瓚也。以圭為柄。

黃金為勺。青金為外。而朱其中也。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為酒。築鬱金煮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裸之也。攸。所降下也。言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不注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

周禮鬱人。掌和鬱鬯。注鬱草名。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鑷中。秬鬯。是不和鬱者。

本草注曰鬱金草其花十二葉為百草之英三月有花狀如紅藍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傳言上下察也。

箋鳶鴟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天喻惡

人遠去不為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民喜

得所遐遠也言大王王季之德近於變化使

如新作人

疏毛以為大王王季德教明察著於上下其上則鳶鳥得飛至於天以遊翔其下則魚

皆跳躍於淵中而喜樂是道被飛潛萬物得

所化之明察故也故歎美之言樂易之君子

大王王季其變化惡俗遠此不新作人言其

近新作人也中庸引此二句乃云言上下

察故傳依用之蒼頡解詁以為鳶即鴟也

名既不同其當小別故云鴟之類也說文云

鳶鷲鳥擊小鳥故為貪殘易傳者言鳥之得

所當如鴛鴦在梁以不驚為義不應以高飛為義且下云遐不作人見人變惡為善於喻民為宜禮記引詩斷章不必如本故易之集傳興也鳶鴟類戾至也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

知其所以然也。遐何通。言鳶之飛，則戾于天矣。魚之躍，則出于淵矣。豈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也。

慶源輔氏曰：棫樸之詩，言文王德盛而人心自然歸向之。旱麓之詩，言文王之德盛而上天自然福祿之。如此則棫樸之詩，言作人可也。而旱麓亦言作人之事者何哉。愚讀洪範五皇極章有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蓋言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大抵其一章首尾皆以成就天下人才為說。蓋聖人之得名位者，豈以其身自斂其福祿哉。必使天下之人各盡

其行而邦其昌，然後為福也。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傳言年豐畜碩也。言祀所以得福也。

箋既載，謂已在尊中也。祭祀之事，先為清酒。

其次擇牲，故舉二者。介助，景大也。

疏毛以為大王王季既成民事，乃以神事有清潔之酒，既載而置之於尊中，其赤牡之

牲既擇而養之，以充備。有此牲酒，以獻之於宗廟，以祭祀其先祖，以得大大之福祿。鄭以介為助為異。言酒見其年豐，言牲見其畜碩。桓六年左傳曰：聖王先成於民而後致

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膋。謂其畜之
碩大蕃滋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
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此傳取彼意也。
清酒者。冬釀接夏而成。有在三月前者。故云
先為清酒也。地官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牲
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
又祭義云。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
吉而後養之。是擇牲在祭前三月。次為酒之
後也。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
用騂。犏羣公不毛。然則大王王季為殷之諸
侯。其牲亦應不毛。而云騂牲者。不毛者。不定
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騂
也。祭義云。擇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或
者此是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
集傳賦也。載在尊也。備全具也。承上章言有

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傳瑟衆貌。勞勞來。猶言佑助。

箋柞棫之所以茂盛者。乃人爇燎。除其旁草。

養治之使無害也。

釋文

燎說文作奈。一云此祭天也。又云。燎放
火也。字林同。奈力召反。燎音力小反。爇

許氣反。芟草燒之曰爇。何沈虛
刈反。來力代反。本亦作徠同。

疏

上言祭以助福。此言得福之事。此柞棫所
以得茂者。正以為民所爇燎。而除其旁草

言終
矣。以興君子所以得福者。王以為神所勞來。去其患害矣。言神之勞來君子。猶民之燎柞也。柞

集傳興也。瑟茂密貌。燎。爨也。或曰。焮。燎除其旁草。使木茂也。勞。慰撫也。

華谷嚴氏曰。箋以為柞。柞所以茂者。乃人焮燎除其旁草。治之使無害。不若以為民取以供燎。不費詞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傳莫莫。施貌。

箋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枚。本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不回者。不違先祖之道。

疏。上言蒙先祖之福。此言脩先祖之德。言莫莫。然而延蔓者。是葛也。藟也。乃施於木之條枚之上而長也。以興依緣者。此大王王季也。乃依緣已之先祖之功業而起也。是此樂易之君子。其求福祿。不違先祖之正道。是謂之申以百福于祿焉。

集傳興也。莫莫。盛貌。回。邪也。

華谷嚴氏曰。表記言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遂引此章。蓋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

早麓六章章四句

序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箋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

疏 論語云天生知之者上也則聖人稟性自天不由於母以太姒之賢亦生管蔡而云

德有所由成歸德於母者以其母實賢遂致歌詠見其歎美之深錄之以為後法耳。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

嗣徽音則百斯男

傳齊莊媚愛也周姜太姜也京室王室也大

姒文王之妃也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白子也。

箋京周地名也常思莊敬者大任也乃為文

王之母又常思愛太姜之配大王之禮故能

為京室之婦言其德行純備故生聖子也大

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小也徽美

也嗣大任之美音謂續行其善教令。

疏 毛以為常思齊敬不惰慢者大任也乃以此德為文王之母又常能思愛大姜配大

王之禮而勤行之故能為王室之婦大妣嗣
 行其美教之德音思賢不妬進敘眾妾則能
 生百數之此男言太任能上慕先姑之所行
 下為子婦之所續是其德行純備故生聖子
 也鄭唯以京室為地名為異宣三年左
 傳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言服蘭則人
 愛之媚是愛義也京者京師故言京室王室
 王季未為天子而言京者以其追號為王故
 以京師言之箋以周京相對故知是地名
 能為京室之婦言盡其婦道於京地無愆過
 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大任謙恭自卑小
 以明其本志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
 侯齊侯於溫天王狩于河陽穀梁傳曰會於
 溫言小諸侯也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亦此
 類也定六年左傳大妣之子唯周公康叔
 為相時也大妣為周公康叔之母是文王之

妃也能有多男為國之屏翰是婦人之美
 故言為大妣之德也定四年左傳曰武王之
 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為十子也其
 名則左傳文云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
 季為司空通武王伯邑考為五人又曰五叔
 無官則其餘五者皆字叔又曰曹為伯甸非
 尚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聃季之兄也又
 管蔡霍為三監蔡與衛爭長明其皆母弟也
 鄭於富娠之言在蔡霍之間五叔者其曹與
 管蔡邠霍乎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
 弟十人母曰大妣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
 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
 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邠叔武次
 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叔季載其次
 不必如此其十子之名當然也皇甫謐曰文
 王取大妣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

叔度次邲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其名與史記皆同其次則異不知謚何所據也左傳富辰之言曹在衛聃之下不以長幼為次則其弟無明文以正之

集傳賦也思語辭齊莊媚愛也周姜大王之妃大姜也京周也大妣文王之妃也徽美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曰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為周室之婦至

於大妣又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子孫衆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也

臨川王氏曰齊者母道也妣者婦道也為人母盡母道為人婦盡婦道太任也

慶源輔氏曰棧樸詩言文王德盛而天福之思齊又推本而

言文王之所以德盛者由聖母賢妃成助之

永嘉陳氏曰此詩言文王之聖本於太任大

妣或曰使文王以頑為父以器為母將不得其聖乎曰瞽瞍頑嚚舜之所以始而終之者孝也舜終不倦而瞽瞍豫此舜之所以聖也舜文王一也文王處其易舜處其難文王處

君臣之難
舜處其易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傳宗公宗神也恫痛也刑法也寡妻適妻也

御迎也

箋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文王為政咨於大臣

順而行之故能當於神明神無是怨恚其所行者無是痛傷其將無有殃禍寡妻寡有之

妻言賢也。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能為政治于家邦也。書曰。乃寡兄勗。又曰。越乃御事。

釋文

恫音通韓詩云刑正也御毛牙嫁反鄭魚據反

疏

書序云班宗藝中庸云陳其宗器皆為宗廟為宗又下類言神罔則宗公是宗廟先

公故云宗神也王肅云文王之德能上順祖宗安寧百神無失其道無所怨痛宗者尊也尊而為公故知大臣論語云無使大臣怨乎不已是人君當順大臣也神者聰明正直依人而行人能行善則神明忻悅也易傳者以左傳稱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聖王

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此言文王之聖。不應先以順神為本。又於時宗廟有大王王季。若論宗廟。當以王統之。不當言公。且經傳未有以宗廟之神為宗公者也。晉語云。文王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其即位也。詢於八虞。度於閔天。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意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彼正論文王之事先言諮訪。後言安神。乃引此詩以證之。則惠于宗公是順臣可知。故易之。彼注賈逵。唐固箋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辛男尹侯蔡公原公也。案論語有八上。鄭以為周公相成王時所生。則不得為文王所詢。如鄭意。則別有八士。賢人在虞官矣。無夫曰寡妻。今非無夫之稱。故以為少適妻唯一。故言寡也。釋詁云。迓。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為迓。故毛續

為迓。訓之為迎。王肅云。以迎治天下之國家。以上言大姒之賢。今言寡妻。當是賢之意。故以為寡有之妻也。鄭讀御為馭。以馭者制治之名。故為治也。易傳者言迎於家邦。則於義不通。若如王肅之言。則是橫益治字。故鄭讀為馭。訓為治也。以禮法接待其妻。明化自近始。是正己身以及天下之身。正己妻以及天下之妻。正己之兄弟以及天下之兄弟。天下皆然。則無所不治。從妻而言。至于兄弟。為首尾之次。以此待妻及兄弟之法。又能為政治於家邦。使之皆如己也。引書乃寡兄勗。康誥文。周公戒康叔。謂武王為寡有之兄也。越乃御事。大誥文。時周公將東征。誥於治事之臣也。引此二事。證寡為少有。御宜為治也。集傳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恫痛也。

刑儀法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言文王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於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孔子曰家齊而后國治。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張子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也。

止齋陳氏曰古人於夫婦之分極加嚴焉。刑于寡妻刑于二女刑之一言蓋其法近于忍不止於巽與也。豐城朱氏曰先神而後人尊卑之序也先家而後國親大親也。象之殺也。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傳雝雝和也。肅肅敬也。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

箋宮謂辟廱宮也。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尚和。

助祭於廟則尚敬。言得禮之宜。臨視也。保猶居也。文王之在辟廱也。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言養善使之積小致高大。

釋文

射毛音亦厭也鄭食夜反射藝厭於艷反一本作保安也射厭也非

集傳賦也。雖雖和之至也。蕭蕭敬之至也。不

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敦同。厭也。保守也。不言

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

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雖無厭

射。亦常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蓋如是。

東萊呂氏曰。聖人神人之王也。如前章所載神人孚格。可謂得為主之道矣。欲求所以格孚者。當於此章觀之。勿軒熊氏曰。此承上章而言。雖雖在宮。即刑

于寡妻以下之事。蕭蕭在廟。即惠于宗公以下之事。

肆我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傳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

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言性與天合也。

箋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靡德如此。

故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假之行。

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式。用也。文王

之祀於宗廟。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

之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得入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備也。

釋文

烈毛如字。鄭作厲。又音賴。瑕音遐。遠也。鄭古雅反。

疏

毛以為言文王治家以和事神以敬其德。如是。豈為不顯乎。言其顯也。亦以此顯德

而臨之於民上。文王既以顯德臨民。美其所為。無有厭其德者。亦皆安而行之也。由人安之如此。故今大為疾害人之行者。豈不止絕乎。王之功業廣大。豈不長遠乎。鄭以為此與下章連。上二句。先言在宮。在廟。卒二句。又總結此二事。言文王布行善政。群臣化之。其雖離然和者。乃助養老而在辟。靡宮也。肅肅然敬者。乃助祭在王宗廟也。又言文王之臣

所以助養老而和。以文王養進之故也。文王之在辟。靡其羣臣有賢才之質。而不明達者。亦得臨而觀其禮。有德藝之美。而無射才者。亦得助而居於位。是樂人之善。養之使成。故助養老者皆尚和也。文王之在辟。靡其德如此。天下樂其德而民自化。故今大為疾害於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焉。厲惡病害人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巳。言感化之深也。鄭以肆訓為故。今是緣上事之辭。則此再言亦者。行此化之事也。而別文陳之。是行化有二處矣。祭祀養老。是相對之事。故樂記云。祀乎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教諸侯之悌也。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是相對之事也。樂記云。養老於太學。王制說太學。天子曰辟。靡則辟。靡是養老之宮矣。故宮謂辟。靡宮也。養老申慈愛之意。故尚和祭祀展肅敬

之心故尚敬所施各稱其事故言得禮之宜也臣下感化尚能敬和則文王之身敬和可知也言以顯臨之反其言以不顯為顯則是文王之身以顯道臨民也言安無厭也是民安君德無厭倦也上句言君臨下而下句言民化上自相成也定本云保安射厭也以自保守者是安居之義故云保猶居也箋以此為在宮下為在廟者以上文在宮在廟先行禮養老輕於祭祀射禮不中者不得與於祭養老則可容之而此言無射亦保故知在辟廡時也以聖人行禮必擇賢而與之故知是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也人性不同或內敏而外訥或貌懦志強故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之伎射為其一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此人行未周備所以令位觀禮者文王志在養善使之積小以

成高大故也行葦亦養老之詩而云序賓以賢而以射中多少為次第此無射才而得居位蓋其位又在少中者之下也且此美文王之養善或當特通許之不必常法觀禮居位一也因人之別而異其文耳此是養老之事故云養之使成祭非長養之名故言使之如器皆是捨短而取長遺惡而收善也鄭讀烈假為厲瘕故云皆病也說文云厲疫疾也或作癩瘕病也定本及集註皆云厲疫病也不訓瘕字義不得通以與肆戎疾不殄相配故知厲瘕亦是病人之事殄既為絕則瑕當為已且傳以烈假不瑕為業大不遠文辭不次故易之也以文王在辟廡行禮羣臣和睦雖在外遠人亦隨流而化故病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瘕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巳言化之深也此謂在野遠人非謂助行禮者也

集傳賦也。肆故今也。戎大也。疾猶難也。大難如姜里之囚。及昆夷獫狁之屬也。殄絕烈光。假大瑕過也。此兩句與不殄厥愠不隕厥問相表裏。聞前聞也。式法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傳所謂性與天合是也。

安成劉氏曰。不殄厥愠。不隕厥問。大王事也。文王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可謂繩其祖武。然則不殄厥愠。不隕厥問。文王之事。固在其中矣。其後周公遭變。孫碩膚而德音不瑕。雖其天縱之聖。抑亦有得於家庭之訓化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傳造為也。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

箋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弟子也。文王在

於宗廟。德如此。故大夫士皆有德。子弟皆有

所造成。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

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

釋文

數音亦厭也。鄭作擇。髦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於有譽之俊士也。此

王肅語

疏

毛以為言文王之聖德自生知無假學習。不聞人之道說亦自合於法不待臣之諫

評亦自入於道。言其動應規矩性與天合。以此聖德教化下民。故今周國之成人者皆有成德。其小子未成人者皆有所造為。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也。此成人小子所以得然者。以古昔之聖人有德之君王皆無厭於有名譽髦俊之此士。今文王性與古合。

亦好之無厭。故成人小子皆學為髦俊也。

鄭以為文王之在宗廟其羣臣有仁義之行

而不聞達者亦得用之以助祭有孝弟之行

而不能諫諍者亦得使之以入廟是其使人

不求備樂成長也。文王之祭宗廟取人如此

故聞其化者莫不自勵。故今已長而成人者

謂其大夫士等皆已有成德矣。小子未成人

者謂其大夫之子弟亦皆勸慕而終必有所成

矣。所以得然者古昔之人聖君明王以身化

其臣下故能令之有名譽而為髦俊之士。此

言文王同於古聖以身化人。故成人小子皆

有成德也。王肅云不聞道而自合於法無

諫者而自入於道也。故云性與天合若賢智

者則須學習不能無過。聞人之諫乃合道也。

有為者謂所謂有業不虛廢也。王肅云文王性與道合故周之成人皆有成德。小子未

成皆有所造為進於善也。此美文王而言古之人則皆謂前世聖君非文王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孝經文也。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也。故不破之。

集傳賦也。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為也。古之人指文王也。譽名髦俊也。承上章

言文王之德見於事者如此。故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蓋由其德純亦不已。故令此士

皆有譽於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

東萊呂氏曰典謨作於虞夏其稱堯舜禹皋陶已曰稽古則以文王為古之人復何疑哉。

慶源輔氏曰以上三詩皆言文王之德之盛而皆及於作成人人才之事。以是觀之則聖人之德必見於作成一世之人才者。然後為至在易觀卦曰觀我生君子無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意蓋如此。臨川王氏曰初言太姒則化成乎內也。終言譽髦斯士則化成乎天下也。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二十四終

精靈結疏大全合纂卷之二十四終

思齊五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如平天下
學聖祖士師

購月少意蓋成批
師言本殿傾外功

卦是購桂日購非生
吾子無替寒日購非生
之斷必其然卦丸一
世之人木昔然外為至
而皆又然卦丸人木
之專以是購之傾聖人
變則辭丸日以士三
精昔言文王之斷之益

賜見也。意蓋破也。
亦具勝佳日。雖非土。吾子無替。寒日。雖非土。
之。謝。必。其。飲。非。丸。一。世。之。人。木。下。其。烈。對。為。至。
而。昔。又。然。非。如。人。木。之。事。以。是。購。之。用。聖。人。
變。既。轉。凡。日。以。上。三。精。皆。言。文。王。之。德。之。盈。

